翠袖乾坤

余似心

悶壞與樂壞

有一女友家境富裕，無兒無女，剛踏入中年便決定退休，百無聊賴成天叫悶。提議她發展自己的嗜好，她說：「我沒任何嗜好！」令我傻了眼，世上竟有人沒嗜好？

我是那類興趣多多的人，只是為了生計沒法子，迫於把大部分時間用以謀生，只在空餘盡情把時光填得滿滿的。故此聽到女友說沒任何嗜好時，深感難以置信。我提議她：吃吃、喝喝、看戲、行山、音樂、藝術、旅行、看書、逛街、運動、跳舞、化妝、打麻將、唱卡拉OK……好玩的東西多的是，總會找到一、兩項吸引的吧！誰知她搖搖頭，擺擺手，一臉納悶表情。「去做義工吧！」我提議。「我怕看到悲苦的人和事！」她應道。見她皺着眉頭，也真的無奈。

這位女友比對我上興趣班的一班朋友，也真是雲泥之別。我有一群朋友，他們到處去學東西，他們有些很年輕才剛投身社會；有些退休多年，共通點是有無窮的好奇心，甚麼也能提起興趣去學習，上這個班上那個班，去玩這、去玩那，名副其實是「火麒麟周身癮」。

我一位舊上司退休後才去學畫鋼筆風景畫，最近興致勃勃地跟老師去上環的舊區畫破舊梯！一位化學老師，退休後才學國畫，已開過多次畫展，成了名家！有老同學公餘去做義工為殘障市民服務，今年獲得了政府勳章。有一退休高官，近年成了食家，還撰寫專欄。

很多人因為興趣而成了某方面的專家，為人生帶來不一樣的色彩。大部分人都因為發展了興趣而令生活更添樂趣，令生活圈更廣，性格更開朗樂觀。我認識一班為數約二十人的朋友，在工聯會唱歌班逾三年，每周一節每期十二課，他們低、中、高班循環不斷地去學，只因為「唱歌好快樂」！你想悶壞還是樂壞？看自己的選擇！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辦公室監控

舊上司是一名五十多歲的單身「女強人」，因沒家室之累，便將辦公室當做家；她年輕時曾經當過教師，轉行出版業後，仍然板起臉孔將下屬視為小學生，呼呼喝喝。她訂出許多辦公室規矩，例如不准員工離座閒談。她又喜歡下屬「尊師重道」阿諛奉承。

從事文化工作的大學生很有性格，自尊心也特別強，不會接受「女強人」的專制管理方式，雙方經常擦出火花。辦公室變成一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戰場。

「女強人」橫行霸道，順她者昌，逆她者亡。

《金融時報》最近報道，為了促進辦公室的文明氣氛，英國許多公司利用隱形裝置，偷偷地將傳感器暗藏員工的辦公室寫字枱底，以監控他們的工作態度，如；煲電話粥內容和上廁所時間等。老闆將根據傳感器所搜集的數據，來決定員工的升職或解僱。

此報道引起社會輿論譁然。工會譴責僱主極權泛濫；「《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監控年代來臨了。」一旦暗藏傳感器，員工從此沒有隱私。報道引用「索德定律」（Sod's Law）；「做好事時，沒人注意；做壞事時，會被捉個正着。」員工上班營營役役，辛勞了七個半鐘頭，可能因為打了半個鐘頭電話，前功盡廢。

但是，我嘗試過「女強人」的恐怖管治手法，反而樂意上司暗藏傳感器。所謂「行得正，企得正」，何懼被人監控呢？員工有麝自然香，傳感器令辦公室增加透明度，數據能分辨出好壞。

想當年，「女強人」像幽靈一樣突然在背後出現——她是「明正言順」監控下屬；然後，她將那位懂得「甜言蜜語」的屁股精，忽然升做了她的助手。「老大哥」來臨，可以減少爭權奪利。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同時降生的老問題

上回談到生平第一次用英語介紹中國傳統算命術和當中「紫微斗數」這一門的局限。當時順帶一提，有人將「天相」當成「宰相」而譯為「minister」，大誤。眾所周知，天相化氣為「印」，所以直譯為「seal」就可以。

中國自二十世紀起廢除帝制，雖然仍出現過變相「終身制」的國家最高元首，但是現在已跟「世界接軌」。現時國家掌舵人在個人權力方面，有帝皇之實而無帝皇之名，任期有限制，沒有人可以「死而後已」。簡單來說，人可以用「文」和「武」來粗略劃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領袖以曾經帶兵的武人居多，所以在那個戰亂頻仍的年頭，總是利從軍多於習文。

紫微斗數其中一個特點絕大部分命格，在六十年前或後都有相同格局的人出生。當日以蔣介石的命盤為例解說，指出類似的命若是六十年後出生，只夠做個高級軍官或警官，不夠號令全國。

到了討論時間，有朋友問及某位「地方長官」會否下台。我回說沒有他的出生資料，也不喜歡公開人家的私隱，不過若從常理去看，以基本政治分析，就沒有做不完這一任的道理。不必算命！

然後，有人問同時出生的人是否運程一樣。這是個老問題，套用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佳句，是「前人之述備矣」，在此仍可以簡單地談一談。

首先，孿生兒不一定在同一時辰出生。若是順產，可能相隔超過好幾十分鐘，甚至幾小時。從現代遺傳學的角度來看，同卵孿生兒的基因完全相同，常出現運勢和性格都非常相近的個案。但是這樣同年同月同日生，很難同年同月同日死。蔣介石的後人有孿生子蔣孝嚴、孝慈兄弟（未歸宗前隨母姓章），現在入政界的哥哥健在，從事教育的弟弟已逝世多年。至於剖腹生產的命是否可以照舊算命，則要實驗和長期追蹤才可以有結論。

其次是出生地點的外在環境。以地域說，北方水旺，南方火旺。同一時辰出生而命格需要「火」幫助的話，廣東出生比北京出生為佳。同是要「火」，在水邊出生就不妙了。我們這一代人較多在大型醫院出生，醫院可以靠高山、在平地或在河流湖泊之旁。古代中國人沒能這麼講究，有人在船上出生，在深山出生，甚至在獄中出生等等。

還有一個理論是福澤厚薄的問題。我們廣府俗語有云：「食幾多着幾多，整定。」意思是一個人一生的物質享用有定數，吃的穿的都用光了，生命就會終結。當代命學名家袁樹珊先生曾舉親身見聞。他家族中一個侄輩與家中下人的兒子同時而生，因同住一大屋，生地只一薄牆之隔，雙方都同時聽到鄰室新生兒的啼哭聲。後來，侄兒活不過二十歲就少年亡，下人之子卻長大成人。何解？兩人都是平庸福薄的命，生在富家則享用過當而早夭，生在貧家則僅得溫飽，夠支用幾十年。前賢家訓要子弟「惜福」，願讀者諸君莫等閒視之！至於改變命運，則牽涉面甚廣，有機會再談。總之，「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必有好處。

（算命的局限・下）

百家廊

王曉鋒

差異之美與其他

——一個中國生態主義者的瑞士之旅（上）

2014年10月11日清晨六點，蘇黎世國際機場寬闊的大廳裡熙熙攘攘，剛辦完入境手續的我隨着人群緩緩行進。在這個超級鳥巢的出口處，輾轉找到了前來接機的中國留學生。坐在開往市區的公共電車上，天色逐漸變得明亮，晨曦下的瑞士風貌像連環畫般依次展開，初來瑞士的我望着窗外不斷閃過的綠樹、房屋、行人。一個中年男子走過來，好奇地發問：「你是記者嗎？」

這個話題有些突兀。我都感到迷惑。中年男子身上散發着淡淡的酒氣，滿臉真誠地望着我。片刻之後，終於反應過來的我連忙回答：「不是。」提問者笑着離開了：「我想問的就是這個。」

若干天後，在蘇黎世郊外漫步的我回憶起這個場景，終於理清了線索：或許是看到我帶着相機，又不時觀看窗外的世界，那個微醺的本地人才把我當作記者了。的確，坐在車上凝視窗外的人不是初來的訪客，就是以觀察和記錄為業者。這個誤會說明我看上去不像外地人。的確，作為一個生態主義者，經常在地球村中行走的我已經習慣了國際化的語境，熟諳融入當地生活的技巧：投入到差異之中，參與差異的遊戲，享受差異帶來的快樂。

對於熱愛差異的人來說，瑞士是個理想的目的地。面積不過4萬多平方公里，但匯聚了著名的阿爾卑斯山脈、萊茵河、1,000多個湖泊。只有800萬人，卻分為德語、法語、意大利語、羅曼語四個大區，擁有多元的文化形貌。除了四種基本語言外，你在大學、商業區、書店裡經常可以聽見英語乃至漢語、韓語、俄語。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縮微的聯合國隨時會誕生。在這個實行聯邦制的國家裡，人們已經習慣了差異的存在。正是得益於這種多元的文化語境，我才有機會到蘇黎世大學（Universita Zürich）東亞學院講課。

蘇黎世大學成立於1833年，培養出愛因斯坦、薛定諤、威廉・倫琴等12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這樣的著名學府中，1968年組建的東亞學院並不算聲名顯赫。不過，對於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們來說，它卻因擁有瑞士最大的漢學中心而獨具吸引力。其中，由洪安瑞教授（Andrea Riemenschnitter）領銜的漢學研究團隊是個多元的共同體：成員分別來自德國、俄羅斯、瑞士、波蘭、中國（內地和香港），可以時刻展開不同文化主體的對話。他們既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化、思想，又密切注視中國文化的當下動態。出於對差異的尊重，他們關注的對象涵蓋了官方與民間、主流與邊緣、傳統與先鋒。其中也包括了中國正在崛起的生態文化。出版過《生態批評》的我也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兩年前，我突然接到來自蘇黎世大學東亞中心的電子郵件，信中提到我對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的研究獲得了洪安瑞教授的關注，後者希望能邀請我去講學。對於這樣的邀請，我並不感到陌生。2002年，一封來自美國克萊蒙特大學的電子郵件促成了我的首次國際出訪。此後，同樣的學術因緣將我帶到了英國、韓國、台灣。在這些不同地域的大學裡，我分別用漢語和英語介紹中國的生態主義運動。由於這些經歷，著名旅美學者王治河幽默地稱我為「中國生態文化大使」。

經過複雜的程序，我終於抵達了坐落於綠樹叢中的蘇黎世大學，走進東亞學院五層半的淡黃色小樓。在這座樸素的建築內，我見到了洪安瑞教授領銜的團隊，發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界的熟悉程度超過我的想像：當我隨機提到魯樞元教授以及一些作家和學者（如我的同事曹征路和張曉紅）的名字時，他們的臉上常常露出會意的微笑。不過，這不意味着他們同樣熟諳中國生態文化。洪安瑞教授寫過題為《當代文學的綠化》（The Green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的論文，注重對作品(如余華和賈平凹的小說)進行生態分析，但其他成員則各有各的研究志趣。譬如，熟悉魯樞元教授的那位學者是德里達的粉絲，專門研究後者的幽靈概念，寫過《陶淵明的幽靈》的魯老師因此被納入她的搜索範圍；當我提及魯樞元老師在漢語生態文化界的鼎鼎大名，她坦承自己並不知情。根據這種情況，我決定全面介紹中國生態文化，不僅講理論，而且涉及詩歌、報告文學、戲劇；既重視名家和主流作品，又推出草根人物和邊緣文本；總之，要在總結共性的同時敞開差異。為了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所有的講義都同時具有英語和漢語兩種形式。準備工作漫長而艱辛，曾因過度疲勞而生病。好在學術界和文學界的前輩和朋友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程相占教授專門寄來了他與伯林特等西方名家合寫的雙語專著，王治河先生提供了他有關生態後現代的最新論述，于堅、馬永波、阿紅（侯良學）、姜長榮等人則提供了自己詩作的英語譯文。由於這些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我的講義最終成形為多元共生的語言聯邦。

講座和隨後的工作室持續三天，我的思路也輾轉於不同的語言共同體之間。學生的人數不算多，但來自德國、瑞士、俄羅斯、以色列、波蘭和中國，具有多元化的人文背景。他們提出的問題時常具有挑戰性。為了做出響應，為師者必須時刻進入對話模式。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差異之旅。它使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張力。在講課之餘，我常常站在蘇黎世大學所在的山上俯瞰市區，欣賞這個由河流、古堡、樓房、教堂、樹木、噴泉、道路組成的共同體。儘管偶爾有汽車發動機的吼聲傳來，但這個以富有著稱的地方依然稱得上生態城邦：市區內沒有摩天大樓，質樸的多層樓房構成了建築家族的主體，教堂的尖頂是最接近天空的存在；公共電車的鐵軌貫穿市區的主要道路，形成一個綠色交通網絡；風光旖旎的利馬河裡游弋着成群的天鵝，牠們時刻準備親近可能帶來食物的人類；稍微偏遠的城區則掩映於綠樹叢中，潔淨而靜謐；走在市區的石板路上，你會產生返璞歸真的感覺，忘記自己身處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這裡，現代性以一種謙卑的方式存在，盡量不損害自然之美。就連著名的班霍夫大街，樓高也不過數層，顯現出一種低調的奢華。如果說蘇黎世是生態城市的話，那麼，它的主要特色是敬畏、守護、融入自然。保持傳統而不排斥先鋒，富有而不張揚，質樸而不失現代感，乃蘇黎世最有魅力之處。在這樣的地方講授生態文化，可謂得其所哉。

■蘇黎世大學。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父母在，不同遊

孔子《論語》說：「父母在，不遠遊」。大概這是孔老夫子的孝道。意思是說，高堂在上，應天天問候請安，不能離開一步。

這些陳腐的封建思想早已被青年人拋到九霄雲外，現在哪有如此孝順，步不離家的傻孝子？

現在青年人獨立成家，除了少數「啃老族」，無法置業搬離家庭的，才願意和老頭子老媽子同住的。子女們能在每逢假日或星期天約同父母茶敘的，已算是孝順的了。在茶敘中不作「低頭族」埋頭看電腦、而願意和老爸老媽敘敘家常的已經很好了。

至於遠遊，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只有他們的一個小家庭外出遊玩，哪有孝子孝女願帶同老爸老媽同遊的？今天這個兒子說，爸，我們明天去日本北海道，另外一個兒子說，媽，我們明天去泰國。他們絕不會加上一句問候，爸媽你們願意同往嗎？

因此，許多高齡組織舉辦的旅行團，很受成員的歡迎。因為他們知道，要兒女帶同旅遊，是夢想，只好老人家自行結伴出行。

最近報章上見有一篇雜文，題目是「父母在，共遠遊」。把孔子的話稍改，便是鼓勵孝子孝女陪同父母遠遊。

談何容易！陪父親喝一次茶都不耐煩，有那麼多的孝子賢孫會陪年邁的父母遠遊？

這位作者的家庭與我相似。他說：「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父母結婚以來，我們一家五口……」。我也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結婚的，婚後生了三個孩子，也是一家五口。

文章繼續寫道：「是年邁父親的一聲嘆息使這一切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年我回家探親，向來話不多的父親，那一天深深嘆了一口氣，說：『孩子，我知道你們都忙，這些年也沒有拖你們後腿，可爸爸年紀大了，要是你們有誰有時間陪我們回老家去一趟，該有多好啊！』」

好在我長年從事教育工作，有許多校友都對我賜飯、招待我去作短程旅行。上個月我為老父遷墳作一次回鄉之旅，一位老校友熱情招待我順程去福建他的老家參觀，並用專車到家鄉接送。盛情可感，自然欣然應命。

思旋天地

思旋

投機市場 小心爲佳

小朋友到遊樂場最喜歡坐過山車，而我則最怕坐，而今置身香港股市幾乎每日都在坐過山車，怕怕。相反，內地的股友特別是「中國大媽」心口掛個勇字，最勇往直前，最近香港股市日升日跌，動輒過百點，有股友跟風駛悝，內銀股、內險股、內房股因着內地減息消息，大炒特炒，手風順者獲利不菲，反之，包拗頸屢屢「踏空」則損失慘重。特別是澳門股擁躉，看見日日跌唯有長嘆。有時在投機市場真的要看風駛悝。

資深股友自恕技不如人，不及「中國大媽」一味追着內險股、券商股不放，日日收錢，高處不算高，無有怕。單日過萬億的成交，成為全球最活躍的市場，中國股友豪氣十足，令人咋舌。周前，有人預言上證指數將會達二千七百點，現在已是「濕濕碎」，更有人大話計算六千點也輕而易舉。事實上，年前四萬億放水時，大市幾達七千點，曾幾何時，股市大跌，不到二千點。驚人之大起大落，股友在股海中淹沒不知凡幾，可怕可怕。

香港股友陳太手中有券商股已上升不少，心滿意足，周前換了碼，改買澳門賭股，殊不知澳門賭股暴跌，而券商股繼續升，陳太徒嘆奈何。她的老友是「中國大媽」，在內地股市死追券商股不放，越升越有，她誓言要把年前失去的全賺回。能否夢想成真，時間作證，祝她好運。

股友知道炒股票一定要跟貼政策。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消息令人十分關注，如何解讀政策，是否準確，關係到贏輸，傳媒可以看到好多分析家，屆時「口水大噴」，大家多多關注。但我以為政策要分析清楚，也需要留意資金流向與大戶動態。可以預期未來一段時間股市將非常波動，大跌大起，波濤洶湧，別以為股市大升股友必有所獲，反道而行者，輸死也無人知。小心為佳。不過，首選券商股，無疑因為成交暴升，得益是券商，融資融券，券商股哪有不大獲其利。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汽車狂想曲

進入十二月，照例就算臨近年根了，網絡上的各種盤點或總結日漸多了起來。小狸注意到，美國《時代》周刊網站最近評出了二十五項年度最佳發明，其第十項竟然是「令電動車變得動人的汽車」。

怎麼個「動人」呢？且看《時代》網站一一道來。首先它說「電動汽車大多行駛緩慢、毫無魅力和缺乏駕駛快感，要不就是貴得嚇人」；其次它說寶馬公司將開始銷售的「寶馬I3轎車除充電三小時可行駛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七十七公里外，其新穎的設計還使司機可用同一塊踏板實現加速或制動」，這還不算，為了打消人們不愛買電動車的顧慮，I3還「選裝在緊急時刻能為汽車電池充電的汽油發動機，以及臨時借給車主一輛汽油燃料汽車以便進行長途旅行的計劃」。

這算是「動人」嗎？儘管小狸有疊床架屋之惑及服務與「提高」並重之感，也還是不能不承認這個寶馬I3的「將」也還是有點「動人」。但小狸同時對《時代》網站所評的這個「年度最佳發明」也實在有不敢恭維之感。因為小狸分明記得，還是在今年初的時候，同樣是在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曾經舉辦過一個「年度國際消費電子展」，那其中的「將」汽車，才真可謂是「動人」呢。

最「動人」的是，在那個「電子展」上，傳統的汽車概念已經不復存在，所謂汽車，已經被定義為「電子產品」了。從自適應巡航控制系統、道路輔助技術、自動駕駛技術，到車載電子設備，以及將汽車與互聯網融合的各種新興技術的應用，令人身處其中已經很難自辨是在盛大車展中還是在消費電子展之中了。這種「混搭」的感覺，還有更多的「動人」之處，例如方程式賽車與高通公司簽訂長期合作協議，高通推出全新車載應用處理器，奔馳推出連接汽車和手機的可穿戴設備——智能手錶，等等。總而言之，在今年初的拉斯維加斯國際消費電子展上，對移動互聯等現代生活方式的需求，正催生包括汽車行業在內的多個行業的新融合和新變革。無人駕駛，汽車互聯，設備融合的新風撲面而來，無不令人心潮澎湃，情動於中。

小狸認為，繼電視、電腦和智能手機之後，汽車將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下一個「互聯網窗口」。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或者，我們現在就悄悄地為之狂歡吧。